

天气晴朗，
做什么都可以

乔叶——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天气晴朗，
做什么都可以

乔叶——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天气晴朗，做什么都可以 / 乔叶著 . —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3

ISBN 978-7-5596-1503-9

I . ①天⋯⋯ II . ①乔⋯⋯ III 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8）第 005766 号

天气晴朗，做什么都可以

作 者：乔 叶

策划出品：青橙文化

监 制：王二若雅

责任编辑：管 文

特约编辑：大 风

封面插画：金 金

内文插画：怪咖的小时候

装帧设计：丛 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（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）

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80千字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8.5印张

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1503-9

定价：39.80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：（010）82069336



目 录

Contents

Part 1

第一部分 1

在千岛湖，做一棵树	2
因为爱，所以多情	6
亲亲土地	8
蹲 苗	11
泡沫的下面是酒	13
森林里的水	16
三个梦	19
为什么只能是唐僧去取经	23
穷 人	26
特意就是特意	32
与你为敌	35
如果能用笑容	37



- 白头和焗油 40
心和心总是碰不到面 42
绷 住 47
生活是一头猪 49
每个人都有酒窝 51
背叛自己 54
永不言痛 59
轻视与尊重 63
背上的油漆 67
一张倒贴的报纸 69
一棵开花的树 71
噩梦醒来是幸福 75
在水上写字 77
婚纱上的泪痕 80
留一些给自己 84
生命常常是如此之美 87
原阳秋 90

Part 2

~~~~~  
第二部分 101

六年 102

爱比恋更冷 106

碧玉簪 109

罗斯哈尔德 113

四月雪 117

阳光照耀之地 12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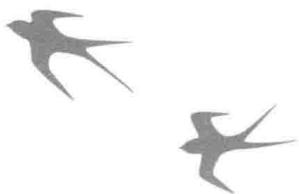
文学就是这么一棵树 129



Part 3  
~~~~~

第三部分 133

- 秋疙瘩 134
油泼面哲学 136
大 茶 143
关于月饼的几个词 146
薄荷一样美好的事 153
印江之印 155
素丸子小记 166
晓艳家的午饭 173
秋麦难吃 178
家常饭 180
一把花籽 207
红豆生南国 212
- 



对话，有关椰子和椰树 218

新疆短章 228

在乡下茶馆里 237

杭州的美好时光 241

洛阳花 244



Part 1

第一部分



一棵树要长大，
谁也无法把它封闭在冬天。
要开花，



在千岛湖，做一棵树

年龄越大，我越喜欢旅行。在旅行中会越来越惊奇地发现：自己原来有那么多匪夷所思的念头，这些念头是日常生活中绝不会有。比如生为呼伦贝尔的小草会怎样，在东海里成为一条鱼又如何……

来到了千岛湖之后，一种念头便油然而生：想在这里，做一棵树。

或者，就做一棵山上的树吧。

千岛湖的山不高大，不雄奇，不陡峭，却也不庸常。之所以不庸常，大概全都倚仗了这些树吧。一棵一棵的树，一坡一坡的树，一山一山的树，这些树，让这些山像油画一样，是活泼的油画，是正在生长的油画，是不停变幻的油画，是谁的一双大手在没日没夜地、痴迷地创作这一幅又一幅油画。

这些油画，一眼望过去全都是绿，一大团一大团的绿，一大堆一大堆的绿。可是仔细看，这些个绿，每一块绿和每一块绿都不一

样。有的绿是浅浅的，如十一二岁的少女，是竹林吧？有的绿是深深的，如老成持重的长者，是松柏吧？有的绿很明媚，如刚谈恋爱的姑娘，是银杏吧？有的绿很清新，如刚刚毕业的学子，是水杉吧？一道云缠缠绵绵地绕过来，让这些个汁液丰沛的绿又变得羞涩起来，神秘起来，内敛起来，既像什么，又不像什么。

也许，说到底，它们像的，只是自己。不是吗？即使是同一块绿，也有着无数个影像。它们清晨时一个样，黄昏时又一个样，有风时一个样，有雨时又一个样。等到春夏秋冬时节更迭时，不用说，它们肯定是一个样又一个样。

满山的绿中，我默默地走着，忽然遥遥地看见一个人在一棵树下坐着。他坐得那么久，看得那么远，不知道在看什么。我便也坐在另一棵树下，也想让自己看得很远。可无论看得多远，视线所及之处，依然是满山的树。“玉川浮出碧山头，烟树重重翠欲流。”就是如此吧。

看着看着，我就觉得自己也成了一棵树。

或者，就做一棵岛上的树吧。

岛都是小小的山，被偌大的湖面映衬着，便更显得小小的了。小小的，很玲珑，却不会担心被忽略和被淹没，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即是耀眼和悦目。如果说千岛湖是一件衣裳，一件巨大的衣裳，一件碧青色的丝绸质地的素净衣裳，那么，这一个个的小岛就是衣裳上的翡翠扣子吧，这些翡翠的品阶还都是高翠。这些高翠扣子没有抛光，所以它的翠色还有点儿涩感，让人的目光落在上面不容易打滑，而一旦落上去呢，也会被粘得牢牢实实，不容易离开，也舍不得离开。

那就这样的岛上做一棵树吧。低处也好，可以叶叶安恬。高处

也好，可以月照疏枝。傍花也好，可以蜂蝶拂香。临路也好，可以听闻市声。岛顶也好，可以与调皮的猴子们相伴嬉戏。若是湖边自然也好，可以于晨昏之时饱览沙鸥翔集……

微雨中，我行在龙山岛。从海公祠出来，便见左手侧的台阶下，有一家卖烤鱼的小店，小店门口，长着一棵硕大的白蜡，正值花期。碎花满树，累累垂垂。走近细赏，觉得它们有点儿像桂花，却又比桂花璀璨，简直像阳光雕成的一样。伞碰到了它们，它们便落了一伞。人碰到了它们，它们便落人一身。仿佛是问候的笑容，又仿佛是亲密的低语：你好吗？你好啊。

这可爱的小模样，着实有些招惹人。这风雨的天气，也招惹了风雨。动了心的风雨一会儿便会碰它们一碰，它们便也娇娇弱弱地落了一地。可是这情形却并不让人忧伤，仿佛它们是在用花朵来绣这个世界，落到哪里便绣到了哪里，哪里都是它们绣出的锦缎。

在这样的岛上，做一棵这样的树，也是好的吧？还一定不会失眠，每天晚上都一定能睡得酣甜。睡在这一粒高翠的翡翠上，每一个梦都会闪闪发光吧。

或者，就在许源村、在江村、在乌龙村、在外朱村、在楼底村，做一棵茶树吧。惊蛰时分，春耕催芽。清明前后，采茶上山。立夏将至，治虫追肥。中秋月圆，秋茶待采。重阳整枝，入冬培土……我的世界条栽密植，越野横岗。总有人在为我辛勤忙碌。我要做的，就是和我的伙伴们一起迎着山风，浴着晨露，轻摇曼舞，聊天生长。一天又一天，一月又一月，一季又一季，一年又一年，满山的茶树都是相熟相亲，简直就像一家人一样——不，应当说，简直就是一家树

一样。

“潇洒桐庐郡，春山半是茶，轻雷何好事，惊起雨前芽。”这是范仲淹为我写下的诗句。还有唐代的诗僧灵一也曾缓缓吟出：“野泉烟火白云间，坐饮香茶爱此山。岩下维舟不忍去，清溪流水暮潺潺。”

千年之后，他们的诗句依然在我的白毫里活着，我的气息也依然在他们的诗句里活着。

或者，干脆随便做一棵什么树吧，随便做一棵什么树都好：在芹川村做一棵树皮斑驳的榔榆，在笔架尖做一棵幼枝紫绿的兰果，在桐子坞做一棵芬芳四溢的香樟……

当然，也是随便长在什么地方都好。哪怕是“芳草西郊外，疏篱野老家”。

只要是在千岛湖，就好。

为什么这么想做一棵树呢？我问自己。

想了想，便自问自答：因为知道树往往比人活得久，活得静，活得深，活得美。尤其是在“天下第一秀水”的淳安，在千岛湖这样好山好水的地方。贪婪的我，就想做一棵树，不动，不走，就在这个地方，一生一世。

想做一棵树。一直很想。在这里，尤其想。

也许，上辈子的我，就是这里的一棵树吧。

因为爱，所以多情

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：如果在街上看见图案特别漂亮的花布，就买下一尺，放在柜子里。

“一尺布，裁不成衣，做不成裤，买来有什么用？”有朋友问。

“欣赏。”我说。

“真是浪费。”而我微笑。

我不觉得这是浪费。浪费是把有用的东西弄得没用，而花布作为有用的东西在我这里依然有用，怎么是浪费呢？若说是奢侈我也可以认账，不过，我自己最认可的说法是：这是多情。

因为多情，在路过某棵树下时，如果听到有清脆的鸟鸣，我就会驻足听它唱歌。

因为多情，如果看到土径旁有不知名的野花在淡淡芬芳着，我也会俯身欣赏。

因为多情，有妇人推着婴儿车从我身边走过，我会使劲地嗅嗅空

气里的奶香。

因为多情，每逢热气腾腾的午餐车停在巷口，即使不吃什么，也会上去看看番茄炒鸡蛋那怡人的颜色。

真的是因为多情。所以，也常会找出以前的日记，再摘抄一些给已经长成熟男人和风韵女人的同学寄去，逗得他们哈哈大笑。还会买一些精致的信笺纸，却始终舍不得用它写信，只在上面记录几句淡雅的宋词。还曾骑车半天去看浅山上盛开的桃花，在麦田静坐许久观看蛐蛐嬉戏，睹一只蚂蚁在草叶上散步全程，醉微雨在河中群舞。曾以为一阵轻风是某个女子的叹息，一缕月华是冬雪遗忘的手帕，一个小洞是一只昆虫的乐园，一片纸屑是一个迷失了家的孩子。直到现在，也还是这样。一些预想不到的细枝末节都在我的生活里变得重要起来，让我时时流连，处处眷恋。

我知道我是痴。可我愿意这么痴着，我愿意让自己这么多情。“多情女子常轻浮。”有人这么说。可是我多情的对象比男子要广大，要丰富，要纯净——就是整个的生活。

因为有爱，所以多情。因为多情，所以生活才会那么那么美好。我甚至相信，生命的美好之处，全是因为有了人的多情。

多情是因为你的胳膊上长满了灵敏的手。

多情是因为你的额头下长满了温暖的眼。

如果你是一个多情的人，那么我衷心地为你喜悦。因为，多情的人，有福了。

亲亲土地

我曾经在乡村待了二十多年，然而不是读书，就是工作，很少和土地真正地亲近。只有偶尔空闲且恰逢农忙之时，才会“晨兴理荒秽，戴月荷锄归”，和家人到田间去劳作一番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仍然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沉醉和温暖。

最喜悦的事情是播种。将手中的种子一粒粒地数好，然后因坑投子。这一个坑放三粒大的，那一个坑放五粒小的，似乎大的少放小的多放心里就很平衡。松润的土地被锄头翻起，又深深地埋下，在一翻一埋之间，土地却暗暗地转换了神情。我当然知道它的秘密，于是在行走的时候，就会分外地小心翼翼了，仿佛是一个怀了孕的女子。其实，她真是一个怀了孕的女子呢。我怎么敢重重地踩“她”的肚皮呢。不仅是我，所有懂得土地的人，此时都会落脚轻轻，轻轻。

最有诗意的事情是浇田。种子种下去，如果久不发芽，农人们就要在井边架起大泵，准备浇田了。我承认我之所以说浇田最有诗

意，那是因为在这项劳动中，我干的活儿往往分量最轻。一般情况下我的事情就是看泵，以便在遭遇停电或者泵崩时能够进行紧急处理。白天，我一边看泵一边就着清澈的井水洗着衣服，还听着咿咿呀呀的收音机。洗完了衣服就看书，看累了就躺在草坡上眯一会儿，惬意极了。到了晚上，我就顺着水渠慢慢地走啊走，任融融的月光在土地上铺玉流银。这时候的土地，宛如一块时时变幻着色彩的巨大丝绸，只是，没有人能够把它俯身捡起。

最难熬的事情是给半大的玉米苗施肥。正值盛夏，密密的苗儿刚好齐头高，走在田里，一丝风都别想透，一抬头，粗大的玉米叶就会划疼人的脸。挎着沉沉的化肥篮子，忍着呛鼻的化肥味儿，汗水如雨一般不停地倾泻下来，却不敢擦一擦，因为擦汗的时候，手上的化肥会趁势沾到玉米叶在脸上划出的小口子上，只要一丁点儿，就会把脸蛰得生疼……那时候，我疲倦不堪地走在似乎永远也走不到尽头的玉米田里，常常有一种想要诅咒土地的念头。但是，我从来都没有让我的诅咒出口。我知道我不配。我的诅咒会让我丧失起码的良知和做人的根本。因为，诅咒土地，就如同诅咒父母。我不能诅咒，无论我多么艰难。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摈弃虚荣、浅薄和侥幸，去默默地、默默地承受。

最欣慰的事情当然是一年两度的收获。六月，将麦子捆绑成可爱的垛子，它们仿佛是一个个胖墩墩的小孩。我把它们爱惜地搁到车上，生怕掉了一个穗子。经过碾、压、扬、装的程序之后，麦子们终于回家了。我常常把手插在热乎乎的麦子中，让它们的体温和我的体温悄悄合唱。十月，玉米叶一天天地黄萎了，而玉米棒子却当仁不让